

共匪毒化世界陰謀

狄昂之

前言

共匪自去年十月混入聯合國後，其代表團首席代表爲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於十一月十五日首次在聯大發表演說之當天，美聯社即引述司法部的情報報導說，每年從中國大陸潛往美國的人數已多達四千二百人，這些人到美國都是從事情報之蒐集及毒品之交易。同月廿四日專欄作家特利在紐約每日鏡報的專欄文章中指出喬冠華無異是匪僞毒品供銷處的副總經理，因爲鴉片和海洛因的輸出，實爲北平外交政策的一種武器，匪僞財政部特種貿易局祇不過是出口商而已，一切聽命於僞外交部。特利並根據中央情報局方面估計，過去五年中毛記政權靠販毒的收入，最少括進十億美元。

早在去年四月廿一日美國議員史密斯在已列入國會紀錄、長達四十四頁的演講詞中指出：「中共企圖以慣用的手法，瓦解敵人鬥志，屈服美國人民，毀滅美國民主，傾覆美國社會組織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北平劊子手們慣向世界各地輸出的特產——謊言、毒品、革命。」同年十一月廿七日太平洋星條報報導：「在中國大陸，毒品是共黨政權的專利品，只供輸出，據國際專家估計，中共製造海洛因的鴉片，每年產量超過八千噸，而世界其他國家供醫藥用途生產的鴉片總產量一年却只有五千噸到六千噸之間。」我國軍事評論家秦榕發在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上說，中共每年輸出的毒品，可賺取外匯美金五億元至八億元，不但毒化人類，而且用以在各地從事顛覆活動，進行赤化陰謀，中共當前產銷毒品的策略意義，遠甚其經濟意義。

毒品之種植及製造

共匪以叛亂起家，其經費來源除搜刮民財外，即靠產銷鴉片，遠在抗戰時期，盤據蘇皖邊區之新四軍及晉察冀邊區之八路軍即開始種植罌粟，以土法煉成鴉片後，銷售上海、平津一帶，至一九五〇年起逐漸擴大種植區域，

共匪毒化世界陰謀

並網羅以往爲日軍製毒漢奸及各地流氓地痞富有製毒技術經驗者，加以利用，以提高品質，便利外銷，截至目前爲止，其種植面積、種植單位、製造工廠，幾已遍及全國，茲分述如次：

一、種植面積——分普通種植區與特別種植區兩種：

(一)普通種植區種植面積約五百八十三萬餘畝，分佈情形如次：

東北地區：包括延吉、撫松、輯安、寬甸、長白、臨江、靖宇、和龍等縣及中韓邊境各縣，總面積約四十萬畝。

西北地區：包括陝西略陽、長武；甘肅兩當、合水、涇川、會寧、武威、張掖；寧夏中衛；新疆伊吾、南湖、綏來、景化、昌吉；青海同仁、玉樹及陝甘邊區，總面積約二十五萬畝。

華北地區：包括熱河朝陽、承德、赤峯、青龍、山粟等縣，總面積約十萬畝。

華東地區：包括江蘇東海、灌雲、漣水；浙江餘杭、武康、安吉等縣，總面積約七十萬畝。

華中地區：包括河南南陽、內鄉、淅川、方城；湖北恩施、來鳳、鶴峯、通山、黃陂；江西瑞金、會昌、雲都、信豐；安徽六合、宣城、太平、休寧等縣，總面積約一百萬畝。

四川盆地：包括來通、江津、威遠各縣，總面積三萬餘畝。

湘西地區：包括永順、桑植、保靖、黔陽、會同、武岡、新寧等縣，總面積約七十萬畝。

廣東地區：包括東莞、英德、乳源、四會、雲浮、陽江、五華、興寧、陸豐、花縣，以及由廣州至黃埔路一帶山區、海南島等地，總面積約卅三萬畝。

(二)特別種植區

特別種植區種植面積約四百餘萬畝，分佈於東北、西北、河北、河南、

廣東各省。

二、種植單位

普通種植區由一般人民種植，受各地「人民政府」監督指導；特別種植區則由共匪各機關如農業機構、邊防部隊等直接種植，目前獲悉之特別種植區的所謂農場如次：

「農業部」第三實驗農場。

「水土利用局」第五實驗農場。

「農業部國營農場管理總局」下轄之十七個農場。

「農業部農業生產總局」下轄之十六個農場。

三、製造工廠

共匪毒品製造工廠均係冠以製藥廠、藥物工廠、化學藥廠、特產加工廠、麻醉品製造實驗廠、麻醉品原料工廠、特別貨品製造廠、土產出口公司、專賣專業公司加工總廠、特種原料製煉廠、國藥製造廠等銜名，以圖掩飾，現已發現者計有五十個上述之工廠負責製造鴉片、大麻、嗎啡、海洛因等毒品，其分佈情形如次：

東北地區八個。

華北地區卅二個。

華東地區二個。

華南地區二個。

華中地區一個——漢口農業收購局特產品加工總廠。

西南地區六個。

西北地區四個。

上列各廠中，以「財政部特種產品加工廠」規模最大，設備最多，該廠設於北平西郊頤和園附近，由天津出口之毒品，大多由該廠作最後之品質檢查，加工包裝運出；設於天津之「特別貨品製造廠」專製海洛因，規模次之，單韓國籍的工人就有二百餘人，所製毒品為黃色，簡稱「黃坯」，售價低廉，各地毒販均樂於採購。

毒品之管制與銷售

一九四九年前後，共匪分佈在各地區的司令員各自負責各地所產的鴉片，所得收入充作各該軍區的軍餉，後因各地區司令員將鴉片產量以多報少，匪乃改由偽財政部統籌主持，數年以後因毒品的種植、製造、銷售的範圍擴大，乃採分工合作制，將管制與督導權分由下列八個單位分別負責：

「農業部」：負責生產領導。

「節約檢查委員會」：負責監督毒品的生產。

「生產處理委員會」：負責領導毒品之製造。

「商業部」：所屬各「土產特產公司」負責毒品的收購。

「財政部」：所屬「特別貿易局」負責毒品的對外輸出。

「外交部」：負責毒品外銷市場之開拓、發展，路線之策定，運輸之技術等，即美國專欄作家特利所指，匪外交部無異是毒品供銷處，喬匪冠華無異是副總經理。

「公安部」：負責毒品產製之監督與保護。

「農墾部」：領導「支邊」及下放民力墾荒，從事毒品的種植。

共匪運銷毒品的的方法，在匪區內係半公開的，匪官方以其所掌握之運輸工具，由所設專門人員負責押運，以正式路條通令各地稅務機關與軍警不受檢查放行，但所有毒品均掩耳盜鈴標明為「藥品」，運銷海外各地則完全採用秘密方式，其運輸路線如次：

一、華東線：以上海為收集站，廈門為輔助出口站，香港則為轉運站，經由外輪轉運至中東、歐美、澳洲各地，間亦轉運至台灣及東南亞地區。

二、華南線：以廣州為收集站，深圳、石岐、虎門、南頭、中山、蛇口、海南、拉坡尾為出口站，以港澳為銷售及轉運地區，匪並於一九六九年底在拉坡尾島興建碼頭和倉庫存儲毒品，於一九七〇年四月完工啓用，該碼頭附近均列為禁區。

三、華西線：又稱為東南亞線，以雲南車里、龍川、晚町為收集中心，經越、泰、寮、緬邊境分別運銷緬甸、高棉、寮國、南越、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再轉銷印尼、港澳及其他自由國家，亦有經北越至古巴運銷南美國家；經北越至阿爾巴尼亞運銷非洲國家者。據星洲日報及南洋商報報導，一般毒販認為由雲南經泰國至星馬之運輸路線品質最佳，獲利最豐，已被稱為「金喉管」。實際雲南地區因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在軍閥時代其所

產之鴉片，即已聞名全國，被譽稱「雲土」。

四、華北線：以天津為收集站，然後由青島、大連、威海衛等港口運至日本及北韓，日本的秘密轉運站設在九州及神戶、大阪、北海道等地日共活躍較烈地區，在北韓的秘密轉運站則設在平壤及羅津等地，經此運至南韓，及從古巴、阿爾巴尼亞再銷至各自由國家。

共匪販運毒品方法，千變萬化，無奇不有，因利潤甚高，除共匪之販毒組織外，一般私梟毒犯亦甘為利用，運輸方法約分下列十類，均係為各國政府破獲有案者：

一、利用外交、貿易、觀光、訪問、文化交流等國際關係走私販毒。

二、利用輪船及航空器帶運，其藏匿位置多在船隻或飛機中之隱密處，不易被人發現或查出。

三、以小型漁船夜間偷運，在僻靜海岸直接登陸，或以浮標漂海，由約定之船隻或潛水伙前往撈取。

四、以小型飛機在深夜空投着陸，由約定人員依時按址領取。

五、將毒品製成罐頭、牙膏、石膏像或其他日用品公開進口。

六、以旅客身份攜帶，為逃避檢查，經常將毒品藏於行李箱特製之夾層內或人員之某些器官內及服裝之縫隙內。

七、以棺木運屍，將毒品藏於屍身之瘡口內，或剖開屍身腹部藏於體內。

八、郵寄較厚書籍，挖空書籍中部而裝放毒品。

九、以棉織品浸潤嗎啡液體，涼乾後公開運入，再加工還原取出毒品。

十、以混合法將毒品拌和於麵粉、味精、白糖或肥皂粉內，蒙混進口，再提煉還原。

關於共匪生產之毒品的商標，目前已發現者計有：

鴉片：人參、順風、大枕、紅雕、松柏、康福、紅星、金鳳、帆船、一三八、一三九、老北口。

嗎啡：彩鳳、銀龍、金銀、黑雞、雄雞、駱駝、紅獅、龍子、九九九、皇上皇。

海洛因：北極、紅星、香楠、金魚、香檳、獅球、銀鼎。

大麻：不列商標。

各國查獲共匪毒品之事實

在共匪毒化世界陰謀中，受害最深的是美國，據去年五月十三日香港匪大公報幸災樂禍的招供說：「在越南戰場上的美兵有百分之廿七到百分之四十是經常吸大麻的人；在美國國內，紐約一地就有十萬名癮君子，吸毒人的年齡亦逐年降底，死亡率則增高，在紐約市的十五歲到卅五歲的人死亡調查中，列為第一個死亡原因就是毒癮發作而死。」匪報並稱：「這是美國士兵及人民因為越戰的徬徨、苦悶、憤懣，而選擇吸毒作為逃避的方法。」據美國新聞週刊報導，單自去年三月份，在軍郵包裹檢查中，沒收的毒品就有二百八十四件，同年五月五日自曼谷寄到美國的軍郵中被發現藏有七點七公斤的海洛因，價值一百七十五萬美元。

遠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三日，聯合國麻醉品管制委員會第十五屆會議在日內瓦舉行時，美國代表即曾指出，瀾漫世界各地的走私毒品都來自中共匪區，並說美國對上面鐫有「九九九」標誌的嗎啡片和嗎啡塊特別注意。因為這顯示中共匪黨正從事於有計劃有組織的毒品走私。

除美國外日本為匪企圖毒化之次一目標，匪在日本設有販毒系統，毒化對象為日本人民及駐日美軍，並將所獲利潤供日共及潛伏之匪諜作活動費用。日本當局亦深悉匪之陰謀，防範與緝捕不遺餘力，以一九五七年而言，即捕獲毒犯一千五百六十七人，查獲海洛因六千五百公分，鴉片五萬七千公分，在一千多名毒販中，百分之九十四係自接近匪區之香港偷渡入境。同年十月日本警視廳並破獲匪駐日販毒中心組織，其負責人蔡某聞風逃遁。

泰國為匪毒品之最大轉運站，大陸西南各省之產品，大多經由泰國東北部山區進入泰國，然後送往歐洲美洲和東南亞。故各國誤認為泰國販毒。泰國曾於一九五九年五月，在致送聯合國秘書長的報告中指稱，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月十九日，計四十二天之間，泰國緝獲鴉片七起，數量重達六百八十七公斤，又從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至十七日短短九天之間，緝獲鴉片十一起，重達八百八十四公斤，所有這些鴉片，都被指稱係來自「北部境界的那裏」。近在去年十二月八日，泰國管制麻醉藥的警察小隊，突擊檢查兩名中國人和一名泰國人的住宅，查獲一點四公斤海洛因，十二公斤「紅

獅」商標嗎啡，廿二公斤的精煉鴉片。

香港是共匪毒品的集散地，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晚上，一架自曼谷飛港之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客機降落啓德機場，在行李檢查室有兩只中型皮箱久久無人認領，經檢查人員開箱檢視，內有嗎啡片和嗎啡粉三十五公斤，嗎啡片上均有「九九九」之標誌，嗎啡粉之袋上則有中文「上海」鋼印戳記。香港政府幾乎每個月都可以從來自曼谷的船隻和飛機上查獲大量毒品，其中某一個月竟查獲到六十多磅鴉片，四十多磅嗎啡，六萬四千多兩海洛因，十二磅嗎啡注射劑。一九五九年七月某日，香港警察在九龍緝獲之重達八公斤二百四十六公分的嗎啡片，每片均有「九九九」的標記。

緬甸政府曾於一九五九年向國際刑警組織報告，該國會緝獲鴉片十起，重達兩噸半，並指出其中的一起可能係由雲南省運來，其餘都來自暹羅。衆所週知緬甸有若干少數民族，如克欽族，喀倫族，揮族等叛軍，受共匪唆使與緬甸政府作對，長期在緬北一帶出沒，其經費除打家劫舍外，就是依賴與共匪合作運販鴉片，目前已建立了一個軍的番號，由匪支援武器並派匪幹訓練。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曾緝獲超過兩噸以上的鴉片，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新加坡政府所緝獲之一批鴉片，即達三百三十五公斤。

在我國而言，關防較嚴，治安良好，但查獲毒犯之消息，仍時見諸報章，無法根絕。我國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向國際刑警組織所提出之報告，為緝獲「九九九」標記之嗎啡片一公斤八百公分，近年我們發現的最重要案，應為喬治奚號一案，本案涉及自遠東走私嗎啡至美國，在過去六年已達一百廿四公斤，香港政府和美國分別和我國取得連繫，並供給甚多珍貴文件，從文件中可證實產自四川的海洛因係經由香港運至各個不同的美國太平洋海岸的港口中，毒販買主付價為每盎司三百六十美元。文件大多為中文書寫，且夾雜方言隱語，希圖隱混。又我國前年緝獲之毒梟黑狗林曾供稱毒品係由香港運至台灣，近日查緝之毒梟薛雲飛亦係在港向台推銷，由往來台港旅客攜帶入境。

蘇俄眞理報也曾發表該報駐東京特派記者奧斯尼克夫揭發共匪販賣毒品的一篇報導，奧斯尼克夫稱：他於一九五八年春天隨同一批外國記者到過緬、寮、泰接壤的雲南邊區，在多林山區的卡瓦族部落發現種植大片的罌粟，

據陪同的共匪「專區黨委」說，這個地方種植罌粟已很久了，當地居民並不吸食，而是賣給走私的毒梟，但是現在共匪提供了合法的市場——「中國土產公司」負責收購，奧斯尼克夫從「臨滄專區」返回昆明途中，又看到大片的罌粟花，還看到耕作的囚犯。

結 論

從上述各種資料顯示，共匪販毒已為舉世不爭之事實，列寧說過：「在對敵鬥爭中，正當的武器如不能生效，可用骯髒的武器。」毛記政權一直將這句話發揚光大，以最卑鄙的手段，用最骯髒的毒品作為武器，向全世界進攻，並且把它列為國家政策。

據日本全國毒品管制委員會主席菅原通才透露：「中共每年輸日鴉片所賺的錢，達六百億日元，但尚不及其全部輸出三分之一。」蘇俄文學報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號刊載之該刊記者布拉托夫所著「毛派份子怎樣私運鴉片」一文估計：「共匪年產鴉片約八千噸，若全部提煉海洛因，則可提煉五百噸，在日本、美國和西歐國家的海洛因，批發價格每磅至少為二萬美元。」換言之，匪如將年產鴉片全部提煉為海洛因，則每年收入可達一百億美元。但匪不可能且亦不須將全部鴉片提煉為海洛因，若以提煉四分之一計算，加上運費、損耗、私梟的報酬、海外販毒組織的開支、國外海關人員及政府官員的賄賂等，據最保守的估計，毛共每年仍能在外銷各類毒品中淨賺八億美元。匪有如此龐大之收入，但人民生活迄未改善，終日勞碌難獲一飽，其原因乃共匪以是項收入作為赤化世界之財源，在國內用以擴充軍備，發展核子武器，在國外則支援各國叛亂，收買落後國家，支助潛伏匪諜，至毒化自由世界人民，使其頹喪、墮落，乃其次者。自一九五〇年迄今，匪之販毒政策已有豐碩之收穫，致造成匪在國際間之囂張，姑息氣氛之瀰漫，自由世界如不急謀對策，實將噬臍無及。

			敬
		批	請
	指	評	
訂	導		
閱			